

中国边疆学

第八辑

邢广程 主编

Vol. 8

BORDERLAND STUDIES OF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國經濟學

第二版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中国边疆学

第八辑

邢广程 主编

BORDERLAND STUDIES OF CHINA

Vol. 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边疆学. 第八辑 / 邢广程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201-2136-1

I. ①中… II. ①邢… III. ①疆界-中国-文集
IV. ①K92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8093 号

中国边疆学 (第八辑)

主 编 / 邢广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责任编辑 / 周志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3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136-1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编 邢广程

副 主 编 李国强 李大龙

编 委 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 铁	车明怀	吕余生	孙宏年	朴灿奎
许建英	邢广程	齐木德道尔吉	吴楚克	
张世明	张 炜	李大龙	李国强	邵汉明
阿拉腾奥其尔	罗中枢	段光达	胡德坤	
高建龙				

执行主编 吕文利 罗 静

目 录

北方游牧民与游牧社会研究

泰亦赤兀惕氏、乞牙惕氏与成吉思汗家族

——基于文本的分析

刘清涛 / 3

试论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间艺术审美特性

宋小飞 / 18

边疆历史地理研究

明王朝经藏与南亚诸部交通史迹补释

张永攀 / 31

马营河堡考

——明长城史地札记之三

翟 禹 / 51

历史上的中外关系研究

《御制安南记》与《御制十全记》之间：乾嘉年间对越南北部

地域政策的转变和基调

〔日〕丰冈康史 / 77

礼仪、体制与主权：1890 年清朝赴朝鲜赐祭使行研究

王元崇 / 97

清代中尼关系研究

柳岳武 / 132

新疆问题研究

- 清代前期福建船舶管理制度述评 吴昊 / 193
- 中美在开罗会议上关于琉球问题的讨论及其影响 侯毅 / 202
- 环南海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初探 李欣 / 216

屯垦、文化认同与跨界民族研究

- 屯垦相关概念辨析 沈一民 / 235
-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域下内地民众的边疆认知 罗一静 / 246
- 民族国家建构视域下的老挝西北边疆：
跨境族际互动、社会网络与本土化现代性 李云霞 / 257

现实问题调研成果

- 关于东北东部历史文化旅游经济带建设的初步探讨 范恩实 / 279
-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内蒙古自治区向北开放 乌兰巴根 / 292
- 中俄能源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与架构设计 解树江 贾渊培 / 306

译文、书评与综述

仪式、记忆与布里亚特离散群体的家乡观念

〔俄〕萨亚娜·纳睦萨拉耶娃（Sayana Namsaraeva）著

袁剑 刘玺鸿译 / 317

《哈桑区（摩阔崴地区）的历史》述评

张松 / 342

民国时期西藏治理研究综述（2001~2016）

孙宏年 / 361

“北部边疆研究与中国边疆学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 吕文利 巩福正 / 392

北方游牧民与 游牧社会研究

中国边疆学
(第八辑)

泰亦赤兀惕氏、乞牙惕氏与成吉思汗家族

——基于文本的分析

刘清涛

摘 要：本文综合对《蒙古秘史》与《史集》相关文本的分析，认为泰亦赤兀惕氏由察刺合-领昆的后裔构成，包括了其侄子屯必乃的后裔，即成吉思汗直系祖辈。但随着氏族支系的繁衍和内部矛盾冲突，到成吉思汗时代，泰亦赤兀惕氏似乎成为专指俺巴孩·合罕后裔这一分支的名称。由于成吉思汗与泰亦赤兀惕氏的冲突，《秘史》和《史集》尽管记述泰亦赤兀惕氏起源不同，但都刻意将成吉思汗直系祖辈与泰亦赤兀惕氏撇清关系。本文经过分析推断，乞牙惕氏作为一个古老的氏族名号，可能并未如《史集》所言后来逐渐湮没无闻，可能一直作为成吉思汗所属的源于同一祖先或说有着共同祖源记忆的诸亲族构成的群体总称，作为蒙古诸部的一支的名号，与弘吉剌惕氏这样的部族名称类似。只是在成吉思汗崛起后，其显然代表了其所属的乞牙惕氏和孛儿只斤氏，这些名号遂成为其家族的氏族名称，导致《史集》将乞牙惕这一氏族名称又附会地追述至其直系先祖合不勒·合罕后裔。

关键词：泰亦赤兀惕氏 乞牙惕氏 成吉思汗家族 《蒙古秘史》
《史集》

作者简介：刘清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编审。地址：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中的“氏族”，通常以名称加“兀惕”的复数形式表示一类人，一般是表示有着共同血缘的群体概念。从

《秘史》记载看，“氏族”这个概念可大可小，从孛儿帖·赤那和妻子豁埃·马阑勒来到不儿罕山开始，到成吉思汗近祖，不断有支系分出，成为一个个氏族。因为《秘史》以成吉思汗的祖先世系为线索，所以在远祖辈时分出的支系，仅以一个氏族名字概括之，其内部经过较长时间后又如何细分的情况，便不得知，而属于成吉思汗直系先祖的世系到其祖父辈还在分出支系作为一个个氏族。可以说世系越近，氏族分得越细，所指的人群范围也越小。同时，从地域范围的角度，对于周边的其他部族，通常也是以一个氏族名字概称之，最多会再分出某部族中一些大的支系，如弘吉剌惕氏及其内部一些主要支系等。可以说，地域越远，越是概称，氏族的概念和所指范围就越大，乃至泛指一个民族或一个政权统治下的人们，如指契丹乃至辽朝政权统治下人口的乞台惕这样的称谓。^①

《秘史》以成吉思汗直系祖先世系为主线，各个世代分出的旁支作为某一氏族被提及后，都会继续按照直系世系记述下去，但到泰亦赤兀惕氏后，并不见成吉思汗直系近世祖辈构成自己的独立氏族。所以，在思考成吉思汗的家系与泰亦赤兀惕氏的关系时，不免产生一些疑惑。虽然《秘史》将泰亦赤兀惕氏归为俺巴孩的后裔所组成，并将其记述成在成吉思汗成长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敌对和争战的另外一个氏族，但为什么也速该死后，成吉思汗母子要参加泰亦赤兀惕氏的祭祀活动？为什么是被泰亦赤兀惕氏撇下，而不去依附更近的氏族——如果有这样的氏族的话？成吉思汗直系先辈与泰亦赤兀惕氏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是否泰亦赤兀惕氏本身就包含了成吉思汗直系祖辈在内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文主要通过《秘史》《史集》中的一些记述，来尝试分析与成吉思汗家族相关的泰亦赤兀惕氏、乞牙惕氏所指人群的问题。

一 泰亦赤兀惕氏

《秘史》第47节记述泰亦赤兀惕氏出自俺巴孩：

① 本文所说《秘史》中的“氏族”，从其所指人群范围来看，实际包括了今天所说的氏族、部族、民族，所以“氏族”在本文中，可看作是当时蒙古语以名称复数指称人群的词语习惯的工具性概念。在蒙古游牧社会中，相当于今日所说氏族的是“斡字黑 Oboq”，指源自一个先祖，后随着人口繁衍不断分出来的一个个氏族或者说氏族分支。由于这些氏族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被认为是出于一个“骨头”（yasun），称为“同骨”（即同一个 yasun），彼此算作亲族（兀鲁黑，uruq）。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42页。

海都的三个儿子为：伯升豁儿·多黑申、察刺孩·领忽、抄真·斡尔帖该。伯升豁儿·多黑申的儿子，为屯必乃·薛禅。察刺孩·领忽的儿子，为想昆·必勒格，【其子】俺巴孩等成为泰亦赤兀惕氏。察刺孩·领忽收娶其嫂为妻，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别速台，【其后裔】成为别速惕氏。……（第47节）^①

这一节出现了泰亦赤兀惕氏是由俺巴孩后裔组成的记述。但值得注意的是，海都的三个儿子中，长子伯升豁儿·多黑申早亡，察刺孩·领忽收娶其嫂为妻。此过程中，伯升豁儿·多黑申的儿子屯必乃·薛禅很可能也被察刺孩·领忽收继过去，并和察刺孩·领忽自己的儿子想昆·必勒格合在一起，因而成为一个家庭及之后繁衍所成氏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看起来能得到《史集》所述的支撑。

与《秘史》不同的是，《史集》将泰亦赤兀惕氏定为出自察刺合-领昆（即《秘史》中的察刺孩·领忽）。《史集》在记载泰亦赤兀惕部时，说有些蒙古人的编年史抄本记载泰亦赤兀惕部落起源于土墩-篾年“次子”纳臣，分衍出若干支，但大异密们守护着的金匱中的金册却明确记载泰亦赤兀惕人起源于海都的儿子察刺合-领昆，纳臣曾救出侄儿海都，所以他的子孙可能与海都的子孙混在一起，产生了泰亦赤兀惕起源于纳臣这样的记载。^②

《史集》在泰亦赤兀惕部落介绍中称，“这泰亦赤兀惕人分为许多分支和部落”。^③在“赤那思部落”节中称，“虽然他们出自泰亦赤兀惕部落，

①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以下所引该书，不再一一注释，只在正文中标出所引各节。

②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302页。

③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302页。《史集》在这里“部族志”泰亦赤兀惕部介绍中，一说据一些编年史记载纳臣为土墩-篾年的次子，接下来一段又说金册中将泰亦赤兀惕记为察刺合-领昆后裔时，记述海都为纳臣的侄子。然而，在“成吉思汗列祖纪”的“土墩-篾年纪”（第一卷第二分册）中，记述海都为土墩-篾年的小儿子，而纳臣是土墩-篾年堂兄弟。纳臣和海都二人因同作为坚不兀惕部落的女婿而免于被扎刺亦儿的屠杀，土墩-篾年其他八个儿子全遭杀戮。《秘史》记载纳臣为篾年·土敦（土墩-篾年）的小儿子，而海都是篾年·土敦的孙子，为大儿子合赤·曲鲁克所生。艾骜德（Christopher P. Atwood）先生将现存各种语言史料中成吉思汗先祖世系的记载回溯为六种不同的世系原本，其中将孛端察儿记述为成吉思汗十世祖的有两种（包括《秘史》），九世祖的有两种，八世祖有一种，七世祖有一种，而只有两种十世祖的世系中将海都记述为土敦-篾年的孙子。参见[美]艾骜德撰《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六世的六世系》，《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第三十一辑，罗玮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但在成吉思汗与泰亦赤兀惕人作战时，他们与成吉思汗联合”。按照《史集》所述，赤那思部落是察刺合-领昆收继其嫂后，生下的两个儿子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后裔构成的氏族分支。显然，《史集》将泰亦赤兀惕部定为察刺合-领昆的后裔，包括了出自他的所有子孙。《史集》“海都汗与其妻图像及其诸子分支〔表〕”的文字说明中，在辨析为什么有些史册称泰亦赤兀惕出自海都的叔叔纳臣的原因时，称可能纳臣的后裔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算作了泰亦赤兀惕氏。继称：“现在没有必要只把察刺合的直系后裔称为泰亦赤兀惕人。他们既然是该部的首领和君主，所以在他们的族人和隶属于他们的人中，凡与他们联合在一起的，都被称为泰亦赤兀惕”。^①这段说明性文字反映了泰亦赤兀惕氏是包含了察刺合-领昆直系后裔和与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其他亲族的。这里的问题是，屯必乃作为察刺合-领昆收继其嫂后的侄子，其后裔是否也算作泰亦赤兀惕氏范围内呢？

《史集》记述察刺合-领昆收娶其嫂后，他自己的儿子速儿黑都忽-赤那（即《秘史》中想昆·必勒格）继承了父位，但“他与屯必乃汗住在一起”。接着又说速儿黑都忽-赤那嗣位的儿子是俺巴孩·合罕，与屯必乃汗的儿子合不勒·合罕是亲属；俺巴孩·合罕嗣位的儿子是太师（《秘史》中的合答安太师），与合不勒·合罕的儿子把儿坛把阿秃儿（成吉思汗的祖父）为亲属。据中文本译注中的解释，“亲属”一词是少见的阿拉伯词 q ‘dūd，表示与家族或氏族中的族长或长者亲近的人。^②这似乎显示，察刺合-领昆侄子屯必乃的后裔与他自己的直系后裔是联合在一起的。

如果结合《秘史》中合罕位子即“首领”是在屯必乃——合不勒·合罕与想昆·必勒格——俺巴孩·合罕两个家系之间相互传递的史实，他们两家显然是联合在一起的，应当同属于泰亦赤兀惕这一氏族。然而，由于成吉思汗与泰亦赤兀惕氏的矛盾和冲突，在涉及屯必乃后裔这一支系时，《史集》刻意将其与泰亦赤兀惕氏分开，只强调察刺合-领昆——想昆·必勒格——俺巴孩——合丹太师单线的继承，而不强调记述“首领和君主”即合罕位子实际是在察刺合-领昆的侄子屯必乃的后裔与儿子想昆·必勒格后裔两个家系之间互相传递的史实。这一点，反而《秘史》做了直接的记述。

《秘史》第52节第一次说合不勒·合罕统治了全体蒙古人，且之后将

①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33页。

②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303页。

罕位传给堂兄弟俺巴孩·合罕：

合不勒·合罕（屯必乃·薛禅的儿子）统治了全体蒙古人。合不勒·合罕之后，遵照合不勒·合罕的话，虽有他自己的七个儿子，却想让昆·必勒格的儿子俺巴孩·合罕统治了全体蒙古人。（第52节）

《秘史》第57节记述俺巴孩·合罕遇害后，罕位又传回到合不勒·合罕的儿子忽图剌：

由于俺巴孩·合罕曾提名合答安、忽图剌二人【中的一个为继位者】，全体蒙古人、泰亦赤兀惕部人便聚会于斡难河畔的豁儿豁纳黑草原，立忽图剌为合罕。（第57节）

不但合罕位子在察剌合-领昆的侄子屯必乃后裔与儿子想昆·必勒格后裔两个家系中相互传递的史实能反映他们是联合在一起的同一个氏族，而且如分析第57节的文本，似乎也能反映出泰亦赤兀惕氏是包含这两个家系在内的一个氏族。《秘史》第57节“全体蒙古人、泰亦赤兀惕部人便聚会于斡难河畔的豁儿豁纳黑草原，立忽图剌为合罕”这一记述中，在将其他氏族一概称为全体蒙古人之后，单独提及泰亦赤兀惕部。如果泰亦赤兀惕氏按照《秘史》47节所言仅是俺巴孩的后裔，为什么明明继承合罕位子的并非俺巴孩的后裔，而是合不勒·合罕的后裔，这一节却在全体蒙古人之后单独提及泰亦赤兀惕氏？可见，实际上泰亦赤兀惕氏是包含了察剌合-领昆侄子屯必乃的后裔和儿子想昆·必勒格的后裔等支系在内的，屯必乃——合不勒·合罕与想昆·必勒格——俺巴孩·合罕这两个家系成为泰亦赤兀惕氏的核心家族。这样理解全体蒙古人和泰亦赤兀惕部人聚会推举忽图剌为合罕才显得更合理；同时也能理解为什么合罕的位子在这两个家系中互相传递，且他们一起活动的史实不论《秘史》还是《史集》都有明确的记述，是掩盖不了的。

但为什么《秘史》第47节说俺巴孩的后裔为泰亦赤兀惕氏？而《史集》将泰亦赤兀惕氏追溯到俺巴孩的祖父察剌合-领昆？这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崛起过程中与泰亦赤兀惕氏的冲突，整理《秘史》的后来叙事者将泰亦赤兀惕氏说成是俺巴孩后裔，这样便缩小了泰亦赤兀惕的范围，将其与成吉思汗自己的直系先祖分开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成吉思汗崛起时，

泰亦赤兀惕这一名称所指发生了分化，随着氏族支系不断繁衍和内部的冲突，泰亦赤兀惕氏这一名称被俺巴孩后裔继承，成为他们部落的专有称号。《史集》虽然在记述泰亦赤兀惕氏出自察刺合-领昆时是正确的，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刻意将察刺合-领昆侄子屯必乃一支与泰亦赤兀惕氏分开记述。然而，很多有关他们合在一起活动的记述难以掩盖他们是联合在一起作为同一氏族的事实。

不仅从合罕位子在两个家系之间相互传承能反映他们这两支家系同属一个氏族，从他们一起组织征战活动看，也能反映他们本是合在一起的同一个氏族。《史集》在记述合不勒子孙及其征战一节中，更是将俺巴孩儿子合答安太师（合丹太师）的事迹混淆进去，且在征战蔑儿乞人等活动记述中，都能反映他与合不勒·合罕的儿子忽图刺等是一起行动的。^①这也与《秘史》所述俺巴孩·合罕被害后专门提及合不勒·合罕儿子忽图刺和自己的儿子合答安太师二人，后来大家据此将忽图刺选为合罕的史实相合。此后，合不勒·合罕的儿子忽图刺继位后，与俺巴孩·合罕的儿子合答安太师带领大家一起出征塔塔儿人为俺巴孩报仇，他们仍然一起征战。更主要的是《秘史》第70~72节记述，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被毒死后，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仑参加的仍是泰亦赤兀惕氏的祭祀活动，在这个活动中由于晚到没分到饮食遂与俺巴孩·合罕的两位遗孀发生了口角，之后诃额仑母子被泰亦赤兀惕氏撇弃。这里没有看到包括忽图刺·合罕和成吉思汗祖父把儿坛·把阿秃儿在内的合不勒·合罕七个儿子们独立分出一支氏族的情况，也即如果有这样一个更近的独立氏族，为什么成吉思汗母子还去参加泰亦赤兀惕氏的祭祀，并被泰亦赤兀惕人撇下，而没有任何依附？

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察刺合-领昆收继其嫂的同时，收继了其侄子屯必乃，此后屯必乃的后裔与察刺合-领昆直系后裔都属于出自察刺合-领昆的同一支系即泰亦赤兀惕氏，并未分离。当然，一个大的氏族当中会不断繁衍出分支，且一些分支会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如《史集》在记述弘吉剌惕部时辨析称，“因为从弘吉剌惕部之根（asl）中产生了若干分支，正如下文所

① 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42~56页。在这一部分“合不勒汗及其诸子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战争”记述中，合丹把阿秃儿与合丹太师应该是一个人，一段中出现“我的父亲俺巴孩·合罕让我做你们的首领”的记述，所以合丹太师就是俺巴孩的儿子，并非合不勒的儿子。然而把他的行动混淆入合不勒汗儿子事迹中，似乎反映他们本来就作为一个联合在一起的氏族的史实。

叙及的，它们各有其专门的名称并以这些名称著称，所以弘吉剌惕这个名称就留归了〔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所有，现在他们还以这个名称为人所知”^①。也即随着氏族不断繁衍出分支，一些分支逐渐有了自己独立且为人所知的名称，而一些却继承了原来氏族的名称，但从广义上他们都仍属于弘吉剌惕人。虽然弘吉剌惕是更大的蒙古诸部之一，层次不同，但这样的情况或许也适用于泰亦赤兀惕氏内部，随着氏族不断繁衍新的分支，最后俺巴孩·合罕的后裔们继承了原来的泰亦赤兀惕名号。但这样的情况一定是出现在内部分裂的时期。

从《秘史》记述看，忽图刺·合罕之后没有再出现合罕的记载。这可能反映出，忽图刺、合答安太师这些堂兄弟一辈之后，合不勒和俺巴孩这两个家族都没有再出现有威望的领袖来统领大家，可能出现整个氏族缺少凝聚力的情况。但在忽图刺·合罕时期，整个氏族仍是有凝聚力的。“在那时，长幼族人彼此全都和睦相处。因为塔塔儿部落隶属于乞台君主，所以〔他们〕突然捉去了俺巴孩·合罕……合不勒·合罕的〔一个〕儿子忽图刺·合罕为此报仇，出征乞台，屠杀了许多〔乞台人〕。后来，直到也速该把阿秃儿时为止，从〔察刺合-领昆〕的子孙和堂兄弟们（除了某些做过君主和领袖的人外，他们的名字均不详）所出的这些泰亦赤兀惕各部，全都与也速该把阿秃儿同心协力，结盟友好。”^②之后，《史集》记述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与泰亦赤兀惕或准确地说俺巴孩·合罕这一支系的塔儿忽台-乞邻秃黑发生过一些冲突，但又说合丹太师的哥哥阿答勒汗与也速该并未闹过纠纷。^③不论《秘史》还是《史集》关于也速该事迹的记述都并不多。征讨塔塔儿，自不必说是忽图刺、合答安太师等带领下整个泰亦赤兀惕部共同发起的。《史集》记载，“也速该当上了他的先辈们所统辖的所有部落的统治者和首领，诸部推戴他为自己的君主”；“是尼伦诸部、长幼亲属和族人们的首领”。^④但这一记述得不到《秘史》的佐证，很可能是《史集》作者附会之词。《秘史》中忽图刺之后再没有出现合罕的记载。也速该或许是泰亦赤兀惕整个氏族中骁勇善战的一个成员，但难以证明他成了整个氏族的领

①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269页。

② 《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304页。

③ 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一册，第304~305页。《元史》卷1《太祖本纪》记载：“族人泰亦乌部旧与烈祖相善，后因塔儿不台用事，遂生嫌隙，绝不与通。”

④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第104、105页。

袖。《秘史》第177节中记述也速该曾营救过克烈部的王罕，但并不说明也速该当时是统领泰亦赤兀惕氏的领袖，也不能证明他是有很多部众的独立分支氏族的首领，反而记载他是从泰亦赤兀惕部中带领忽难、巴合只两人整治部队前去的。这应该说反映了也速该在世时泰亦赤兀惕氏仍是一个统一的氏族，尽管出现一些内部矛盾冲突和缺少凝聚力的情况。这也与也速该死后，成吉思汗母亲参加他们的祭祀活动，且在被抛弃后也速该生前收聚的一些人都随泰亦赤兀惕氏而去的史实相合。所以，泰亦赤兀惕氏真正的分裂应当是发生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此时或许泰亦赤兀惕氏从一个包含众多支系的氏族名称，逐渐成为专指俺巴孩后裔组成的氏族群体的名称，而原来统合于泰亦赤兀惕之下的一些分支氏族的部分族人有的转移到成吉思汗这边来。正是由于这一背景，《秘史》第47节将泰亦赤兀惕氏直接记述为俺巴孩·合罕的后裔，但第57节的文本却暴露了泰亦赤兀惕的原本所指，即是包含成吉思汗直系祖辈们在内的氏族名称。而《史集》明确记述了泰亦赤兀惕氏是出自察剌合-领昆的氏族，但却将成吉思汗的直系祖辈们与之撇开，但文本中却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矛盾”之处，如其在一处说了泰亦赤兀惕不只是察剌合-领昆的直系后裔，还包括了与他联合在一起的人，而成吉思汗的直系祖辈们显然是与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再看其他史籍相关文本，如《元史》卷1《太祖本纪》记载：“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后因塔儿不台用事，遂生嫌隙，绝不与通”；《圣武亲征录》记载成吉思汗对脱隣说：“吾弟，我以汝是高祖家奴，曾祖闾仆，故尊汝为弟也。汝祖诺塔，乃吾祖察剌合·令忽、统必乃二君所虏。”^①可见，因为屯必乃过继的关系，在成吉思汗祖辈们的时代，他们都是作为出自察剌合-领昆之下的族人。

二 乞牙惕氏

有关“乞牙惕氏”的记载主要出自《史集》。《史集》将合不勒·合罕的后裔单独拿出来称为乞牙惕氏。《史集》中在记述蒙古诸部族起源和分化时，是从一个古老的传说开始的。相传早期的蒙古部落被突厥部落屠杀，只剩下两男两女逃入被称为额尔古涅昆的山里面。两人一名捏古思，一名乞颜，后两家繁衍成两个氏族，随着人口的繁衍从中又出现很多分支。他们最

^① 贾敬颜：《新校本圣武亲征录》，油印本，第106页。另见《秘史》第180节。